

何志浩著

招魂

日月文學社叢書

魂 招

著 浩 志 何

書叢社學文月日

1 9 2 8

著者與陳理女士



招 魂 目 錄

目 錄

序

卷頭語……………陳 瑛  
 北極閣的鐘聲……………夢 痕  
 讀招魂……………劉伯倫  
 自序

詩

招魂  
 總理週年祭  
 葬在玫瑰色的王國裏  
 歸來  
 去找我底心  
 薄薄的秋雲  
 赴粵投軍

附 錄

克敵之歌  
 我懷望着故園的天野  
 詩人的輓歌  
 春夜之夢  
 生命之舟  
 臥龍曲  
 寄堅忍  
 給志洪  
 猛虎行  
 碎了的秋心……………陳 瑛  
 冬雪集序……………明山等  
 讀冬雪集後……………勞遠等  
 粵中吟序……………天戈等  
 讀粵中吟後……………KW等

## 卷頭語

招

魂

“Jener Mensch dort, ist er narriisch,

Oder ist er gar verliebet?

Denn er s' hant so trub und heiter,

Heiter und zugleich betrubet;”

『那兒的那位先生，

是痴呆？還是硬在鍾情？

他怎麼那樣地傷心，又那樣地高興？

分明是在高興，同時又在傷心』！

錄此海涅詩，以紀念我獄中人。

一九二七，五，五，陳琇。

## 北極閣的鐘聲

——序志浩招魂

月影已漸西沉，  
踏碎落英緩行。

罕哉，罕哉，這飄蕩的幽靈，

是深谷的幽香！

是嫦娥的精靈！

傷心的人啊，短命的生涯！

痛哭的時候任情地痛哭！

狂歌的時候任情地狂歌！

希望是滔滔的流星，

回顧是茫茫的滄海

瑪瑙色的葡萄美酒多啣幾杯，  
玫瑰色的美人朱唇多接幾吻；  
酒桶是人生的淵藪，

柔懷是夢裏的搖籃。

雲想衣裳，

月更西沉，

靜聽北極閣的鐘聲，

驚醒人間長夜平庸的夢境！

一九二七，七，一一，

夢痕於獄中。

## 讀招魂

劉伯倫

我識何君，

在今年八月，

邂逅金陵，

正夏盡秋來時節。

相逢握手一笑，

逼人雄姿英發。

更聞慷慨多奇才，

令我一見便心折！

秋間我作北平遊，

客中過從益親切。

更蒙示我一卷詩，

文皆熱情無虛飾。

寫盡人天無限愁，

能令人愛令人悅。

真情流露乃有此，

何須文咬與字嚼！

君出槍林彈雨中，

身經百戰氣益雄。

無辜忽作獄中囚，

陡覺大地皆悲風。

自揣此身溝中隕，

吐詞愛憤填心胸。

不死戰場死囹圄，

救國救民志未終。

幸有夫人陳女士，

百計救援竟成功。

再生豈惟忤僂福，

革命事業正需君！

歷盡了人間險阻崎嶇，

識破了人間勢利心目，

立下了捨身救世的宏願，

作詩吐詞異凡俗！

君詩是真情的表現，

那與文人較雕琢！

我亦愛時長太息，

拯飢援溺嗟無力！

耿耿此心有誰同？

展讀君詩差足悅。

故國危難夜未央，

酌酒相對共愁絕。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於北平。



## 自序

獄中百日，苦悶欲死。自知冤沉海底，不能大白，乃著『招魂』以留紀念。書成，乞序於玄冰，曰：『志浩之詩集，是他純潔的心弦上彈出來的天真流露的調子，像嫩紅的朝霞映照在冰清玉潤的明湖上一般的色彩』。其辭過譽，受之有愧。余之作品，猶如個性，予雖有時像寶玉之裝模作樣，學黛玉之多愁多態，而其不自然則如劉老老之一進榮國府。詩學蕪雜，無善可觀，不過留此以作紀念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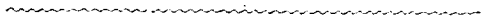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八，五，於南京第一監獄。

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蒙吳稚暉，蔣校長，劉光，徐培根，蔣堅忍，及黃埔同學伍瑾璋，曾擴情，鄴悌，王志鵬，童襄等卅餘人保釋，始得出獄。龍潭戰後，余偕璋赴甬謁校長，並告以清黨被誣及獄中苦况。校長爲余感嘆不已。余以精神痛苦，擬欲東遊，因理奔走呼籲，心力交疲，胃病劇發，乃返滬療養，余爲之親煎湯藥。暇是校閱是書，刪去『愛的給與』及『滬陽聞夜哭』等十九首。

一九二八，元旦，於二十六軍第一師政治部。

魂

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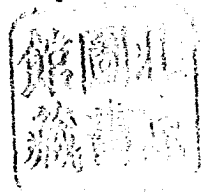
# 招 魂

# 招魂

與其在冷冰冰的環境裏迷夢地生，  
實不如在革命的血路上熱烈地死，這  
就是我去粵投軍的動機。十二月十日  
，舟過南海，遙望海水無涯，不覺有  
感而作此。

歸來歸來，  
彼故鄉兮！  
不可居兮！  
魂兮歸來！  
歸來歸來，  
歸向樂土！  
歸向黃埔，  
魂兮歸來！

歸來呵，歸來！  
從浪漫的生涯裏歸來！  
從浪漫的餘哀裏歸來！  
從浪漫的狂號裏歸來呵！  
歸來呵，歸來！  
從夢幻的殘痕裏歸來！  
從夢幻的依稀裏歸來！  
從夢幻的希望裏歸來呵！  
歸來呵，歸來！  
從慈母哭泣的回憶裏歸來！  
從家庭慘別的回憶裏歸來！  
從愁雲慘淡的回憶裏歸來！  
歸來呵，歸來！  
從狼狽飄流的悲哀裏歸來！  
從淫慾墮落的悲哀裏歸來！



從一切不可思議的悲哀裏歸來呵！

歸來呵，歸來！

從人間的冷視和鄙夷的顏面裏歸來！

從層層壓迫之下負着傷痕蹣跚地歸來！

從黑暗的牢獄裏披着夜服蹣跚地歸來呵

！

## 招

歸來呵，歸來！

魂兮歸來！

從深山荒蕪的墳墓裏歸來！

前進呵，跑到黃埔！

樹起革命的旌旗，

踏平浩蕩的血潮！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衆起歸來呵！

從鋤頭下活埋的農夫起來！

從鐵錘上老死的工人起來！

打破這黑獄的牢門，  
解除這頸上的鎖鍊！

## 總理週年祭

黑龍江昂首揮淚，  
黃河碧血長流，

呵，好悲痛呀！！

在茫茫的人海裏，

息滅了一盞明燈！

歷史故意地遺留下這一段遺恨，

給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弱小民族的痛哭

，  
但總哭不醒這最偉大的墓裏人——

在金陵紫金山下的總理！

呵，好不幸呀！！

我們偉大的總理——

葬在帝國主義的歡笑裏，

葬在買辦階級的鼓舞裏，

葬在弱小民族的悲哀裏，  
葬在被壓迫民衆的眼淚裏，  
葬在人類解放的運動裏，  
葬在愛光明的人類心靈裏。

呵，好沈痛呀！

讓帝國主義的走狗段祺瑞張作霖死呵！

讓封建餘孽的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死呵！

讓那一切資產階級的走狗死呵！

讓那一切勞動階級的仇敵死呵！

我們大聲呼着

我們總理的精神不死！

朝鮮，琉球，台灣，

印度，安南，緬甸，

土耳其，摩洛哥，

敘利亞，菲律賓，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呵！

我們在同一旗幟之下聯合起來，  
齊向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進攻！  
要知道我們總理的精神不死！  
要知道我們總理的靈魂不滅！

## 葬在玫瑰色的 王國裏

小小的微星，  
照澈了稀稀的疎林，  
疎林中步出一個美麗的女神。  
多情的女神啊，我爲了你，  
心中的愁雲永遠不能消！  
眼中的淚濤永遠只是潮！  
愛人呀，  
淚珠兒快要流盡了！  
寸心兒快要破碎了！  
青春的姑娘啊，  
只有你的唇能吻熱我底胸！  
只有你的淚能縫補我底心！  
愛人呀，歇歇罷！

我看到你舞蹈的姿態了！  
我聽到你微妙的歌聲了！

但是，

你怎麼不轉過頭來望望你這落魄的情人  
呢！

你不是爲了我這活動的死屍而惱了嗎？

悲哀，徬徨，斑斑的淚影！

唉唉，

我青春的歡欣那兒去了！

我青春的甘露那兒去了！

你不是爲了我這淫慾的屍骸而好嫌嗎？

墮落，頹唐，飄泊的生涯！

唉唉，

我青春的韶光逝了！

我青春的鮮花謝了！

啊，青春的姑娘，

你高貴的品格，

你純潔的身軀，

原不容我污壞。

但是怎禁我不吐出這顆赤心！

啊，青春的姑娘，

你美麗的容顏，

你冰清的玉骨，

原不容我蹂躪。

但是怎禁我不吐出這縷情絲！

青春的姑娘，

假若你能啟動你的朱唇說：

『你是一個浪漫的詩人，

而且有小孩活潑的天真』；

那末，我便要快樂得死在你的懷抱裏了



青春的姑娘，

假若你能啟動你的朱唇說；

『你是舊禮教的叛徒，

而且是一個富於反抗性的軍人』；

那末，我便要在我坟墓之上舞蹈了！

青春的姑娘，

假若你能問一聲：

『不是冤家，

怎麼偏會對頭呢』？

姑娘，

這只有你知道，

這只有你知道了！

青春的姑娘，

你是人間的驕子，

你是天上的安琪兒，

你縷縷的情絲已繞成我整個的心了，

青鳥正在我周遭歌唱呢！

青春的姑娘，

我底心田有些滋潤了！

我底心弦有些挑動了！

你不肯給人的愛已經給我了！

我坟上不開的玫瑰也已經開了！

不有夜鶯的哀啼，

那能了解情場的歡唱？

沒有鮮血的淋漓，

那裏嘗到玫瑰的芬芳？

愛人呀，你可知道？

看，血淚模糊的黑影。

聽，點點滴滴的清泉。

愛人呀，

狂歌吧！

號哭吧！

## 歸來

看得見的天邊！

望不見的家鄉！

家鄉難見，

我雖有無邊感慨，

沒處去吐！

走不盡的路程！

望不見的愛人！

愛人難見，

我雖有無窮隱痛，

沒處去訴！

夜何寂寂！

雨何淒淒！

不是相思之淚，

也是離人之淚。  
薄命的人兒，  
偏會瘦得如許。

指兒消瘦，

眉兒深鎖，

爲誰沉悶？

爲誰悽楚？

愛人呀，

你可知道？

愛人呀，

你能明白我的心，

你能接收我的情，

從今後請你把情詩頻頻寄，

免教我冷澀澀地單枕孤衾任淚浸。

夢中幾度深吻，

你偏說我無情，  
不是醉了迷情之汁，  
無情也是消魂。

愛人呀，  
我醉不慣熱情之酒——愛情之汁，  
因此有情却也無情。

現在我已悔悟了，  
我願向你深誓——懺悔，  
寧聽你嬌怒媚嫵，贖我前歎。

醒來夢影依稀，  
靜聽夜鶯哀啼，  
愛人呀，  
你同樣的夢境醒也未？

愛人呀，  
薄薄的棉被，

拭不乾相思之淚。  
但願流盡我的鮮血，  
灌溉我倆愛情的玫瑰。

月下悲吟，  
幽懷訴與誰聽！  
且請月姊，  
將我哀曲，  
彈在你的心琴。

愛人呀，  
苦不能離你，  
然而不能離也已經離了！  
不能愛也已經愛了！  
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但願長此葬在悲哀與歡樂的交鳴裏。  
愛人呀，

我坦白地告訴你：

我本不想愛你，

想你也無情於我，

但是冤家偏遇着了對頭！

愛人呀，

無心却成有心，

病態的呻吟呀！

古井的重波呀！

愛人呀，

情是一爐野火，

專會燒焦愛者的心情。

我爲了這，激動我一腔離魂。

你爲了這，撥亂你一團煩惱。

你是電燈光下的飛蛾，

明知情火難投，

却在燈邊飛繞，

依依，徬徨，飄零的幻影！

你是屋檐角上的蜘蛛，

明知網是陷阱，

却將情網密結，

逼着我無力掙扎解脫！

你是紡織娘嗎？

你爲何一味織着一幅幅的愁幕來擾我！

你爲何不能唱着各種甜蜜的戀歌來悅我！

愛人呀，

愛情是甜的，

還是苦呢？

但願這縷情絲，

隨着輕煙消逝，

化成美麗的蝴蝶舞在花間；  
化成桃色的雲兒飄搖宇外。

我是人間的弱者，

你鼓舞我，

你興奮我，

我爲了愛你的緣故，

不惜犧牲一切，

投筆從戎，

與一切惡勢力奮鬥呀。

愛人呀，

那年我棄學就工，

你說：『青年們應在鎗兒上打出自由』

！

現在我罷工從戎，

你說：『男兒們應在鎗頭上奪得自由』

！

將來我解甲歸農，

你可說：『真國民應在鋤頭上栽培自由』

！

那時候，

請你預備着葡萄美酒，

洗我這死灰色的征塵。

愛人呀，

我不愛你嫵媚的柔髮，

我不愛你滑膩的嬌顏，

我不愛你明眸的秋波，

我不愛你瓏犀的皓齒，

我單單愛你赤色的這顆心兒！

愛人呀，

因爲你有這寶貴的一顆心，

所以你的身體也長得苗條了！

你的蓬勃的頭髮好似掛着無限縷的情絲

！  
 你的兩頰好似臨風蕩漾的兩朵玫瑰呀！  
 愛人呀，讓我迷離着眼睛神往地接吻吧！

在這神移的一剎那裏，  
 你穿着白紗花邊的夏紗，  
 鞋襪也一體白色，  
 恰似一隻穿花的蝴蝶，  
 與自然的初夏蓬勃氣象和合一致。

你說：

『我不想把愛你的心別愛了。  
 我不想把給你的情別給了』。

啊啊，

我不是土堆，

我不是石像，

我原來也是多情的種子呵！

你問：

『你爲什麼流淚？

你爲什麼傷心？

愛人呀，

生離死別，

這深刻的傷痕！

我本厭棄家庭，

我本終抱獨身，

家庭所賜與我的的是些痛苦，

女人所賜與我的的是些酸潮，

爲了她，使我陷於淒涼的境地；

爲了她，使我陷於歧路的徬徨。

但是，

慈母的懷總是柔的，

愛人的淚總是溫的。

愛人呀，  
不到沙漠般的刑場，  
那能知道天倫之樂趣！  
不到魔鬼的隊裏，  
那能知道愛人的柔懷！

在這天之涯，  
在這地之角，  
有誰垂念？  
有誰憐惜？  
這單調的心琴，  
那能彈出悲哀的複調？

愛人呀，  
生離不如死別。  
你看春閨深院，  
咫尺天涯，  
夢影依稀，

模糊幾許。

誰給我安慰，  
翻盡千萬頁心史，  
除了你還有誰呢？  
啊啊，這包相思之淚！

一滴滴珠淚下墮，  
一聲聲心弦苦顛，  
心靈的自語，  
心弦的幽怨，  
遙望南天，  
黃昏不見人影。

一縷縷夢魂纏繞，  
一幕幕幻象映現，  
啊，我愛，  
那花影深處，

彷彿便是你的幽靈，

怎奈呼你不應，

招你不來。

我失魂似地哀鳴了，

我恨不得立刻挖出我的心，

來招你底幽魂。

一縷縷夢魂纏繞，

一幕幕幻象映現，

啊，我愛，

我彷彿見你慘白着面孔，

蹣跚地在歧路上徘徊。

可是呼你呼不應，

雖有千言萬語也無從訴起。

愛人呀，

我幾度想要自殺，

寧願毀滅這破碎的心情。

怎奈臨到刑場，

不覺憶及臨刑的剎那，

你在空中搖着羅帕。

愛人呀，

不到絕了的境地，

有誰肯毀滅自己的身軀？

我是弱者，

那有自殺的勇氣？

只不過如此哀鳴來求得你的同情！

我不管人們譏我。

我不管人們嘲我。

也不怕人們鄙夷。

也不怕人們非議。

只要能喚回你的心，

我還顧及什麼！



我彷彿是座火爐，

你却有些白炭。

但願多添柴火，

吻熱我這冷冰冰的胸懷。

我哭不出眼淚。

我笑不得入懷。

我出不得記憶之門。

我驚不穿心靈之洞。

我只能如此迷糊地睡去。

倘若安眠在你的懷裏，

緊緊地吻在你的胸前，

我將笑裏帶着哭聲，

哭裏帶着笑聲。

愛人呀，

你不要笑我柔情，

專作兒女癡態。

且看我

在子彈上，

高呼着自由。

在刀尖上，

大喊着平等。

在炮彈下，

抱着愛人深吻。

聽呀，隆隆的炮火聲！

聽呀，乒乓的槍聲！

前進罷，

後面是豺虎成羣。

後面是絕壁懸巖。

我要將黑暗的牢獄化成光明的天堂。

我要將陰沉的古道掃盡沿途的荊棘。

這歷史的血鐘，

驚醒了人間的迷夢。  
這歷史的血鐘，  
驚醒了東方的弱者。  
這歷史的血鐘，  
使魔鬼喪心破膽。

我灌溉着國魂之花，  
我栽培着愛情之種。  
你看那藍藍的天空，  
不是嵌着一輪皎皎的白日。

愛人呀，  
歸來呀！  
我帶着一朵玫瑰，  
我帶着一顆赤心，  
我還帶着一個滴着血的人頭。

愛人呀！

歸來呀！  
這是紅的手，  
這是血的羅帕，  
這是一團失理的情絲。

看不見的天邊！  
望得到的家鄉！  
家鄉依舊，  
雖有無邊感慨，  
從何訴起？

不訴別離苦，  
但補身上衣。  
慈母長寂寂，  
尙嫌歸來遲。  
走不盡的路程！  
望得見的愛人！

愛人低首含羞，  
雖有無窮隱痛，  
從何訴起？

不訴別離苦，  
相對無言淚並垂。  
無限深情何處說，  
不信今天又相見！

## 去找我底心

黃昏，月明，寂寞的森林，  
我朦朧恍惚地摸索慢行。  
呀，女人，我已失掉了心！

森林中，陰沉，一團黑影，  
我迷途的小羊悵惘悲鳴。  
呀，女人，我去找我底心！

這是我底心了，  
啊，一片一片的碎紛。

女人呀，請注你的愛與凝成我整個的心

！  
這是我底心了，  
啊，一片一片的碎紛。

女人呀，請灌你的乳漿滋養我的生命！

女人呀，女人，

你補綴我破碎的心兒，

我於是甦着精神跑出森林！

## 薄薄的秋雲

——序王玄冰秋雲集

薄薄的秋雲，

圍繞着暮氣：

梧桐半死，

丹楓滿地，

秋江蘆白，

鷗鷺倦飛，

從此傷心復多病。

薄薄的秋雲，

圍繞着暮氣：

斜陽縷縷，

落雁南歸，

暗蛩啾啾，

征鴻嘹唳，

## 魂 招

畫出一副淒涼的景象！

薄薄的秋雲，

圍繞着暮氣：

落葉荒塚，

寒煙深鎖，

秋心茫茫，

秋意淒淒，

把無邊秋思收拾在錦囊裏！

薄薄的秋雲，

圍繞着暮氣：

秋風颯颯不敢歌，

流水淙淙不敢泣，

靜待夜幕之來臨，

把無邊秋思收拾去！

薄薄的秋雲，

暮氣衰頹的秋雲，

夢魂縷縷的秋雲，

消逝吧，

向夜之密網裏消逝吧！

# 赴粵投軍

帝國主義的毒羽殺進來了。  
中華的國土被他們宰割了。  
同胞的血肉給他們蹂躪了。  
傷哉！哀哉！  
黃浦碧血！

帝國主義的毒羽殺進來了。  
中華的國土被他們宰割了。  
同胞的血肉給他們蹂躪了。  
悽兮！慘兮！  
南京路上！

我們沒法抵抗麼？  
我們任他們荼毒麼？  
同胞們！願服而死可恥的！

同胞們！乞憐而生也是可羞的！

大陸誰仔肩，  
芸芸衆生裏？  
沒一個渡江擊楫。  
沒一個聞雞起舞。  
沒一個枕戈待旦。  
沒一個粉骨碎身。  
末日到了，  
快醒悟罷。

啊啊，帝國主義呀！  
在我之前壓迫着，  
在我之後壓迫着，  
在我之左壓迫着，  
在我之右壓迫着，  
啊啊，四面楚歌了。

四面楚歌了，  
何以救吾國？  
何以救吾家？  
何以救同胞？  
何以救我身？  
我們要繼續着總理的奮鬥精神，  
團結在國民黨的指導之下，  
轟轟烈烈地奮發起來吧。  
革命的青年武裝起來吧。

我們準備着粉骨碎身，  
我們準備着空中飛騰，  
我們飛向東方，  
我們在東方把革命歌兒高唱。

我們飛向南方，  
我們在南方把革命歌兒高唱。

我們飛向西方，  
我們在西方把革命歌兒高唱。

我們飛向北方，  
在北方把革命歌兒高唱。  
呀呀，四方的志士起來了！  
呀呀，四方的志士起來了！

我們還要唱還要唱着，  
『先烈之心——赤兮，  
赤的心造成了燦爛的中華民國。  
志士之血——碧兮，  
碧的血染成了輝煌的青天白日。  
慷慨兮歌先烈，  
先烈偉蹟其誰繼兮！  
惟爾我之青年。  
悲壯兮頌志士，  
志士勞勩其誰嗣兮！  
惟爾我之青年』。

## 克敵之歌

萬千革命的戰士，  
在蕭條的戰場上，  
挾着鎗兒，把着刀兒，  
向炮火瀾漫的陣地上奮往。

呀呀，

『那是海中的濤聲，  
空中的風聲，  
可還是罪惡底交鳴？』

一顆顆的頭顱，  
一潭潭的鮮血，  
一堆堆的白骨，  
這是戰後的勝利品了！

可憐的犧牲品呀！

你們因為沒有飯吃而作成豺狼的爪牙。  
你們因為沒有衣穿而造成魔鬼的陰魂。  
但他們都是人類可憐的弱者。  
我們希望人類和諧，永久地和諧，  
在這宇宙之中沒有浩劫再來。

革命的戰士呀，

我們有着鎗在，刀在，還有兩隻手在。

我們要去殺盡殘忍的豺狼，剷除兇毒的  
魔鬼。

寧願狼藉我們的血肉，齧碎我們的筋骨，

向一切惡勢力不斷的搏戰廝殺，  
直到黑暗已被光明驅逐到地球之外，  
青天白日照澈了這燦爛的天宇。

啊啊，

大地鮮妍呀！萬衆歡呼呀！

壯士之血呀！克敵之歌呀！



# 我帳望着故園

## 的天野

——哭祖的一片淚痕

寒風襲我衣，  
枝頭宿雨垂首含淚，  
落葉片片滿地，  
愁雲瀾漫天際，  
我想起病榻上的祖父，  
不禁暗自傷心流涕。

祖父病了，  
胡不歸去？  
恨身如浮萍，  
江湖飄泊年年，  
仰長空而嘆息，

瞻浮雲而悲寂。

呀，何處來的哭聲？

像足跡般踏入我的心門。

啊，這分明是慈母的哭聲，  
遊子也倍傷神。

夜氣襲斷了心琴，

檐角夜雨聲聲，

似宋玉之招魂，

似寡婦之哭坟。

呵，深山幽谷，

白楊荒草，

盡是人間的歸宿地。

祖父，

松柏之下是你的搖籃，  
不知何處是我的床第！

生是飄飄的雲，  
死是一坵荒塚，  
如流星之易逝，  
如覆水之難收，  
仰首長空，  
不如歸去！

秋蟲仍舊暗暗地哀鳴，  
夜雨仍舊嗚嗚地呻訴，  
照靈室的孤燈，  
仍舊照着遊子的心情。  
祖父，

我不是畫家，畫不出這副淒涼境況。

## 詩人的輓歌

嗟我不爲詩人，  
願爲壯士，  
懷拜輪之仗義，  
慕海涅之高節。

悲壯的詩人啊，  
你赤色的血液，  
灑灑在烈士的墓旁。  
你雄偉的枯骨，  
狼藉在蕭索的沙塲。

你不要爲了詩人的創傷而嗟嘆，  
你不要爲了壯士的犧牲而悲傷，  
這血肉模糊的影影，  
便是詩人絕妙的創作。

壯士爲了悲壯的死而流血，  
詩人的生命便是一首詩，  
你聽這幽揚而悲壯的輓歌，  
不是含着無窮的詩意。

## 春夜之夢

——題贈環妹明月之夜

銀漢紅牆，

星簾月帳，

古裝嫦娥，

佩環鏗鏘。

佩環鏗鏘，

歌聲嘹亮，

步履輕盈，

婆婆登場。

婆婆登場，

意態飄揚。

散布快樂，

贈予姑娘。

# 生命之舟

青山古渡一葦航，  
半壁夕陽紅，  
幾片暮雲黃，  
映在斷樹疎林間。  
遙望白楊荒塚，  
故鄉何堪翹首！

驚鳥飛過江，  
遊子倍心傷，  
我孱弱的心兒那堪蕩漾！  
小鳥啊，  
你莫飛到故鄉的屋上，  
驚破慈母的夢，  
撕斷遊子的魂。

有時我但願死了，  
却一切都捨棄了。

憂慮哪，  
煩惱哪，

都離開我笨重的軀殼了。

但慈母的心永遠會寄縛在我的身上。

舟兒飄飄，

西風兒淒緊，

紅葉逐風繖飛，

我拾起薄薄的一片，

但願隨着流水飄入慈母的心窩！

# 臥龍曲

是空氣的枯寂，  
是心靈的幽悶，  
聽臥龍一曲，  
猛然作蟬噤。

你失志的龍啊，  
你羸弱的龍啊，  
往日騰雲的偉力今何在？  
往日翻雨的偉力怎消滅？

龍啊，龍啊，  
你會滾過黃河，長江，珠江，  
遨遊太平洋，紅海，地中海，  
橫跨崑崙山，西馬拉亞山，  
朝餐黃埔島的紅光，

暮飲黑龍江的秋露。

薄日月，  
伏光景，  
感震電，  
神變化，  
龍亦靈怪矣哉！  
龍亦靈怪矣哉！

龍呀；你果無能麼？  
也該噓出一縷輕雲！  
龍呀，你真弱者麼？  
也該化成一點微雨！

巨龍瘦變成蛟，  
穿入江波。  
龍啊，  
我來憐你，

你可知？

蛟龍瘦變成蛇，  
爬行山坡。

龍啊，

我來憐你，

你可知？

小蛇變爲泥鳅，

潛伏溪沼。

龍啊，

我來憐你，

你可知？

泥鳅變爲秋蟲，

啣泣階墉。

龍啊，

我來憐你，

你可知？

龍啊，龍啊，

我樂聞你的大吼，

我樂聞你的巨嘯，

只怕你變爲秋蟲，

奏這臥龍的哀曲！

## 寄堅忍

草間雌伏，意氣消沉人寂寞！  
 天涯落拓，消不盡滿腔抑鬱！  
 記否夏夜，同聽雞聲出茅屋！  
 燈下痛話，憤火炎炎欲燒腹！  
 今夕何夕，幽憤耿耿斷還續！  
 擊笛一吹，聲聲吹出斷腸曲！  
 夜不成寐，輾轉床第多反覆！  
 起坐醜態，那有心緒把書讀！  
 步出廊下，階底秋蟲臨風哭！  
 印入心靈，打個寒噤愁眉蹙！  
 霜天曉角，寒星幾點光落索！  
 寒鳥夜啼，猶聞鬼啼慘不樂！  
 我非詞人，欲寫牢騷難着墨！  
 吾君憐我，相對扼腕只暗泣！  
 人心詐偽，世事反覆不可測！

世途嶮巖，幾何不墮刑炮烙！  
 嗟乎嗟乎，有家難歸長飄泊！  
 家鄉如何，高堂白髮苦岑寂！  
 環顧四隣，張開饑吻凌我弱！  
 中秋節到，舊恨新愁令心惡！  
 願不思量，怎生能不思量着！  
 悲哉悲哉，天涯何處尋歸宿！  
 滄洲空闊，夢醒淚珠濕被角！  
 愁緒纏繞，曉寒衣單不自覺！  
 客懷孤悽，君外更有誰可託！

## 給志洪

(二)

炊烟散，月痕淡，  
 犬吠一片黃昏晚。  
 風淅淅，人寂寂，  
 仰首問蒼天，  
 冤事怎能滅！

夜已深，漏將盡，  
 稀星閃灼羞窺人！  
 痛難忍，恨轉深，  
 這般淒清，  
 淚已溼溼！

(二)

心兒酸，  
 眉兒愁，

斷鴻三更泣幽幽，  
 霜風冷月一庭秋！

誰與歡？  
 誰銷憂？  
 遙望雨天，  
 白雲依依，  
 問弟弟不知。



## 猛虎行

蒼茫深林伏猛虎，赫然牙張爪變舞，  
 去年猛虎擾人家，今年猛虎噬我父。  
 暗中噬人人不覺，人受虎欺與虎伍。  
 虎毒中人不可治，何幸忽被獵人捕。  
 可憐困身柵籠中，爪牙雖烈難用武！  
 旦夕宰割任爾烹，如魚在釜肉在俎。  
 虎身雖困虎智存，搖尾低頭乞人護。  
 可惜我父竟允之，入其彀中尙不悟！  
 虎蒙人面幻人形，無怪我父爲所誤。  
 冒盡百險歷千危，逕入獵人囚虎處，  
 與之議價贖其身，縱虎入山聽之去。  
 那知虎忽獸性發，洞身反噬恩不顧，  
 更有虎俚助虎威，陷害我父遭冤誣，  
 出死入生荆棘叢，血肉淋漓嘗奇苦。  
 不知孽畜果何心，甘把深恩作仇忤！

痛定思痛感忿深，慄慄夢魂尙驚懼。  
 世途險巇難逆料，人面獸心何可數！  
 我今寄語世人知，養虎貽患勿狎虎！

# 附 錄

# 碎了的秋心

陳 理

淡淡的一丸冷月，映襯着薄薄的秋雲，韶光晦彩地懸在那靜夜的天空，如嬌婦的毀容。微風吹過秋海棠花，影兒不住的搖曳顛舞，隨着墮下幾朵落花。階下的秋蟲，唧唧啾啾，臨風嗚咽，如棄婦的夜哭，歌女的悲嘆。愁病少婦，在這沉寂的夜裏，只感着人生的淒涼。可憐的秋心，神情淒楚地幽坐在落花深處小樓檻外，舉頭望着月兒，細訴她無限的愁思。她蓬鬆的鬢髮，憔悴的倦容，似經霜的黃花；晶瑩的淚珠，像懸巖的瀑布；支離的瘦骨，如秋後的殘菊。悲哀的秋心，孤影伶仃，只凝視着月兒發呆。

「醉友」！秋心默默地念着：「還記得百花洲畔，攜手談心，雖夜寒露重，你還逡巡不去。我幾次催你回去，你說『多談一息吧，未知後會何日嘞』！醉友！不想你的話竟成讖語。你現在飽嘗着冷酷的鐵窗風味，你可知道你底秋心正對月而傷神！你是忠勇的戰士，在黃鶴樓頭，灑陽江邊，都有你的血跡可尋。你在南昌城外，頻死不死，却繫於金陵獄中！啊！……啊！……醉友！我……的心……碎了」！

「秋心！秋心！你何悲之深」？秋心正沉寂地痛憶她底愛友，不防被她底朋友秋痕的呼聲驚破了癡的癡呆。

『秋心！到院子裏乘涼去吧！』秋痕說了以後，不待她的回音，便拉着秋心的手，從月光明處步入葡萄棚下，坐在荷花池畔。池水靜來無語，月影倒浸波心，微風蕩漾，縐起網紋。池魚穿過水面，打破團圓的月兒。池畔飛流盞，荖亂一池星。秋心却不感着月夜的清幽，反覺周圍的死寂。

『秋心！你來這裏已有一月了，你每日愁眉深鎖，你究爲誰沉悶，爲誰傷心啊！你底懷抱，可告知我？』秋痕帶疑着問她。

秋心呻吟唏噓，哭得氣咽聲嘶，兩眼紅腫如熟桃一樣。她的淚泉乾枯了，她只有淒涼幽苦的聲音伴着她底雙唇。她倚着秋痕的肩兒，緊緊地閉着雙眼，聽着秋痕的話，她底哭聲更悲哀了。

『唉！秋痕！』秋心微啟着眼兒說：『你可知道我爲什麼傷心？我底靈魂已被醉友的悲哀浸潤了！可憐我欲哭無淚的傷神，無魂可消的消魂，秋痕！你……你……預備着一副眼淚來聽吧！』

秋痕見了她的悲狀亦淒然流淚，且深深的懊悔着自己逗起秋心的一縷愁魂。於是秋痕抱歉地說：『秋心！秋心！我不知事，我不該引起你的悲傷！我們談談別的事情吧！』

『秋痕！我年年飄流在外，未知將來飄泊歸何處。你與我交雖未久，但我已認你爲好友，聊展我生命的歷史，將來我死後，請在我底墓前立一塊「碎了的秋心」的墓碑。』秋心漸漸將頭抬起，凝視秋痕的臉上。

秋痕睜向下彎，眼眶裏含着兩潭熱淚，長嘆着口氣道：「秋心！你是熱情  
的青年，爲何感着悲哀如是！」

秋心說：「秋痕！你可知道我身世的畸零，處境的坎坷。我稚年失怙，少長  
父背，從此飄泊天涯，受盡人間冷落。我的故鄉是在紹興，父親宦居江西二十餘  
年，他居官廉潔，身後蕭條，余幾經苦鬥，始得肄業東大。今年我在武昌中大工  
作，我底醉友在南京總部服務，兩地雖遙，寸心相融。我這次千辛萬苦的逃難來  
京，方祈與他合作，孰意他竟被誣入獄，沉冤莫白！能不令我傷感！能不令我心  
碎！唉，醉友！我們不能同日生，寧願同日死，畢竟我們是總理的信徒。」

秋心愈說愈悲，聲音漸低漸微，於是昏過去了。……

## 深 谷 的 幽 香

沉醉的春風吹紅了花兒。

美麗的花呀，

你那清幽的香，

媚的態，

鈞動了青年的情懷。

戀花的蝶兒們，

只知一味的狂採，

嬌嫩的花心搗碎了，

嫵媚的姿態枯悴了。

蝶兒呀，

你們若是真心地愛護，

怎忍下這摧殘的毒手！

落花片片在空中飛舞，

人恨落花無家，

我只恨蝶兒輕狂！

美麗的花呀，

我願你寄生在寂寞的荒郊，

永久的孤芳自賞，

開了謝了，隱逸地，

全不經人意。

一九二七，四，於武昌中山大學。

## 過北極閣

高崇莊嚴的小閣，  
綠蔭森林環抱着，  
半截半露在山崗，  
傍着人間的地獄。

靜聽北極閣的鐘聲，  
鬚髯囚人在哀鳴。  
愛人呀，還不歸來呀，  
我底寸心紛碎了！

愛人呀，  
誰想到一紙輕描淡寫的公文，  
竟使你困在人類的陷阱，  
你可知道爲了你愁煞多少人的心！

我儘揮着淚珠自問，  
萬一臨到北極閣的刑場，  
見着愛人血肉模糊的影影，  
我將怎樣抱着你的屍體狂吻！

愛人呀，  
我將爲你祈禱個永遠的安寧，  
希望你不臨到北極閣的刑場，  
希望你聽着北極閣的鐘聲。

# 長笛一聲人倚樓

小樓弄笛又黃昏，  
愁裏不堪重聽。  
你悠揚的悽愴的哀韻，  
深葬着不醒的青春，  
若含愁又若帶恨。  
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  
餘音嫋嫋滿高樓，  
吹白潯陽少女頭。

滿庭風雨氣蕭蕭，  
花好能幾朝，  
月明能幾宵。  
唉，獄中人啊！  
留得白髮在，  
不聽離歌聽晚歌！

# 贈兆純

漫漫的夏夜，  
萬籟在沉寂。  
你苦憶着你的愛人，  
徘徊在那明月下，  
我只好陪你談話終宵。  
兆純！你記得嗎？

你病的時候，  
你呻吟我心愁苦，  
你靜默我心煩憂。  
兆純！你記得嗎？

我在黃浦江上，  
度那淒涼的歲月，  
受那社會的譏蔑。



我流淚你也流淚，  
我愁苦你也愁苦。  
兆純！你記得嗎？

北風正厲，  
雪花紛飛，  
你把你的棉衣給我時，  
我的眼淚滔滔的流下了！  
兆純！你記得嗎？

理不清的情絲，  
寫不盡的回憶。  
妹呀，  
昔日你爲愛人愁，  
尙有我慰你！  
今日我爲愛人哭，  
何人可慰我？

一九二七，六，陳  
理於南京中學

## 月下悲吟

淡淡地一丸冷月，  
斜貼在東山角上。  
天空疎疎的星兒，  
閃出絲絲的微光。

靜夜小院蹣跚。  
遠聽笳角悲鳴，  
似訴征人離懷。  
近聞小樓琴韻，  
彈斷詩人心弦。  
俯觀月移花影，  
寫出青春悲哀。  
我仰首望着月兒，  
啊，月兒，

你爲何悄立天邊，  
厭惡宇宙污穢！  
你爲何韜光晦彩，  
羞見人間一面！

啊，月兒，  
渺茫的人生飄零的荒烟，  
不如你高居天空的自在。  
月兒啊，  
你帶我去吧！  
速帶我去吧

夜  
思

昔時月正明，  
對月談素心，  
今夜月如初，  
見月不見人。

## 寄懷

自與君相別，  
 悽然欲斷魂，  
 連宵頻夢汝，  
 無日不思君。  
 無事尙自恨，  
 何況多愁身！  
 書長難盡意，  
 俯首淚黃昏。

## 可憐的落花

陳琥

薄薄的白雲漸蔽漸隱，  
 太陽之神啊，  
 你發出微暖的光明，  
 普照着萬物的歡欣。  
 鳥兒在唱他清脆的歌音，  
 我獨步院中欣賞那美麗的花影，  
 呀，落花繽紛！

料峭的東風把花兒吹落了，  
 落花 in 泥濘的污土裏哀號，  
 小鳥兒呀，  
 我羨慕你有慈愛的母親擁抱，  
 只是落花無家！

可憐的落花啊，  
你嬌豔的麗色，  
變成了泥濘的花片，飄泊在春海。  
落花啊，  
待我一片片的爲你拾起，  
做成一個落花的坟墓。

---

# 你潔白無玷的

## 冬雪呀！

——序志浩冬雪集

明 山

罪惡浸透了人生的表裡，  
塵土滿佈着不祥的種子，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快掩住了人間的卑鄙。

人生原是罪惡的結晶，  
不祥的種子滿佈着蠶塵，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快把那齷齪的大地洗清。  
我們飽嘗了冷酷與譏謗，  
柔弱的人生何消說抵抗，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倒教我胸懷舒暢舒暢。

「請把痛語從頭細說罷！」  
過敏的神經又怎能相忘？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我的思潮正如你的雪浪。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快給我以永久的陽春之光，  
我們渴望着黑暗中的一線，  
永久永久的陽春之光。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謝你鼓勵我希望，  
悲樂循環着大地  
好像大地環繞着太陽。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世界正在招你呀！  
請保持你光明的態度，  
幸勿爲泥土沾污。

你潔白無玷的冬雪呀！  
公道的表彰尙待時日，  
我們或是飛向永恒  
黑暗的永恒的白雪。

## 誰能賞這寒冬雪

景！

K W

——志浩再版冬雪集書此以贈

一夜朔風緊，  
猶如春風猛，  
千樹萬樹，突然裂花滿生；  
大千世界，萬里江山，  
四顧只是一片——潔白清淨；  
貴人兒，圍爐擁衾，  
不敢探頭外望；  
惡獸們，收頸縮尾，  
羣入巖穴中匿藏；  
一切小蟲怪物，  
都逃避地下不見了；  
志浩！你看——

這寒冬雪景，有誰賞領！

半空中有幾隻饑鴻盤旋的模影，  
白玉上有幾個苦工蹣跚的行踪，  
荒江邊有孤舟兒掛蓬；

——幾個勇猛的青年，  
喜在四周嚴冷的空氣中作雪戰；

——幾個活潑的童孩，  
喜在遍處冰凍的雪地上堆『和尚』；

——只有那些人們，鳥兒，  
纔能嘗到這冬雪的滋味；

志浩！你想——  
除此以外，

還有誰真能賞這寒冬雪景！  
一九二六，四，六，於黃埔。

## 冬雪之心

鄒枋

哦！這悠綿的心的衷曲，  
容他繚繞的灑印着，  
從此可深澈的滲透人們，  
給他們愛惜終反被殘殺。

可憐的飄泊的血片，  
去罷，任他紛亂淒飛，

他從天涯直飛到海角，  
茫茫呀！這宇宙誰也不會留戀。

從此不再向誰號泣，  
輕輕的，只伏在屋隅幽咽，

白的雪片一片片吹來，  
把這宇宙更變得淒切。

他醒了，他顫捧着這整個的心兒，  
把他長埋在銀純的冬雪裏。

伴侶們！別悲憂了，看呀！  
這皎潔的白雪已把全宇宙洗清了。

## 王序

玄冰

這冊集子，是我的朋友何志浩做的。志浩是一個真率而略帶多血質的青年。他因他的家庭多故，經過一起極糾紛的情案。因他的父親替一位族兄向盜窟中取保，那人無良，竟誣害他父親通盜，因德招怨，好意變了惡意，無辜入了冤獄，經過許多波折，這事纔告一個段落。但志浩他經歷了這次世道人心的大教訓，憤慨牢騷的心理，一天深重一天。沈重殘刻的傷痕，竟把他的青春的快樂的花園，甜美的夢境，蹂躪撕碎得不成模樣。真率而帶多血質的志浩，經過這番沉痛的教訓，被輕霧般的煩悶淒涼，籠蓋着心靈的平原。此後恐怕一變而為煩悶的青年，也未可知；但我終希望他別要這樣才好呢！塵世裏的恩怨親仇，都像劇場裏『穿紅着綠，走上走落』的頑童兒差不多。魑魅魍魎，都是『照妖鏡』裏的幻影，假使沒有了鏡，就沒有這些駭人的妖魔來現形了。不知志浩聽了，覺着怎樣？

志浩爲了這此禍變，做了痛語和冷語兩首長詩。他因爲要把這樁不平的事給許多朋友們知道，所以把這兩首詩合以前作的長短各詩輯成一冊冬雪集。其心甚苦，其志可嘉。乃爲之序，以表同情。至於他做詩的旨趣和風格，他自己在自序裏已說過了，不用我來多說了。

一九二四，十二，六。玄冰寫於定海城外之海角小樓。



# 張 序

張 超

志浩是我的好友，他是一個勇敢有為，純潔無滓的桃色的青年。這冊冬雪集，就是他做的。他爲什麼要出這冊冬雪集呢？研究新的詩歌，固然是他惟一的嗜好，可是他所以要出這冊書，並不在於此點。他因爲他的父親，好義勇爲，族人被匪架去，要他的父親去說贖價，並不在於此點。他因爲他的父親，好義勇爲，族人沒有感激他父親的情誼，後來匪徒被人拿獲了，被架眷屬，却還要誣說他的父親和匪通情，以怨報德！他痛恨他的父親受這樣的奇辱，社會環境有這樣的冷酷，鬼錢，人心世態有這樣的奸毒，險惡，他自己的胸中，重重疊疊的抑鬱得太多了，所以要借這些詩歌，來發洩他的滿腔怨懣，而且還可代父親吐吐氣雪雪恥，很願望把污濁的社會，險惡的人心，和他自己的抑鬱，賴冬雪來盡量的洗滌，要洗滌得如同白無點埃的純潔，這才是他出這冊集子的本旨啊！

他既然有這許多深摯沉著的感想，用新的詩歌來發表，那末，寫的自然很真摯，感動人們也自然容易。書出來了，自然能博得讀者們的同情，可無容我贅說的了。

片片的冬雪呀！

你是青年的生命之花。

飄呀！飄呀！

你飄向愛美之海，組成個藝術之家。

人海是怎樣地黯慘淒涼，

有多少塵垢粘糠，

這些都待純潔的冬雪，

替她洗滌過頓現光芒。

朋友啊！奮鬥！奮鬥！

巴望向光明純美的道路上走。

是處有荊榛，你要用冬雪來遮蓋牠，

是處有污垢，你要用冬雪來洗盪牠，

是處有缺陷，你要用冬雪來填平牠。

片片的冬雪呀！

你的性質何等玲瓏！

你的精神又何等圓融！

地球不毀滅，總有你的清白的靈魂存在。

一九二五，十，二十七。作於四明報社。

## 初版自序

爲要伸訴社會的不平，抒洩人生的痛苦，便把這纏綿哀怨之情流露了出來。朋友，我是不會做詩的，只是因苦悶內浸着，強彈起那微弱的心琴。至於玄妙之音，優美之曲，終久發不出來。惟有些苦澀的悲酸的，像一朵憔悴之花的苦笑狀態，和一隻似帶箭的鳥兒的臨死時的鳴聲。唉，世界太冷酷了，人類所感觸着的都是痛苦！失意的人兒啊！你在痛苦途上尋求快樂麼？以歌代哭，而想喚醒人類的惡夢麼？

潔白的社會上，染了一點污點，這是人類之恥啊！我們大家來洗雪吧！

哼呵，你一斧，我一鋤，

荆棘叢裏開條光明之路。

嘻，渺渺的人生，泡沫似的人生，提起拳頭打不破煩惱之窟，但願把溫柔的淚珠，填滿了這河，給我們片帆輕渡到世外桃源去吧！

唉，我那裏想到我二十年的人生，竟遭這般蹂躪，如此我還能掙扎麼？我把十年來蘊蓄着的精靈，儘量的嘔吐在這冊集子上。朋友，我如今已是沉溺於苦海中了！我不是自甘頹廢，實在是因爲那些惡魔天天裝醜態給我看，我不能避免魔鬼的揶揄，委實壓迫煞了！也許我是人類中最懦弱者，所以不能避免這些揶揄和

壓迫咧！可悲啊！世界上的光的愛，我只是享不到啊！

唉，假使我不是一隻深秋的可憐蟲，或者不啼風泣雨織成一幅慘淡的生命圖，我懷疑我是幻！是真！唉，恨悔我當初生的太倉卒了。

啊啊，天冷了，我們要尋歸宿了！——這也很好，可是一息尚存的靈魂呢！好了，昨夜大雪飛降，我蟄伏在冬雪之下做甜蜜之夢了！大地上一切一切的污穢都遮沒盡了！

冬雪集裏，我對於音節方面未曾研究，實在我不願記自然的面目失去，所以沒有深刻的雕琢了。朋友，你們若儘儘說一句這是未成熟的作品，恐沒有明白作者的初心吧！我所要求你們的報酬是一滴淚呢！

一九二三，一二，二〇，志浩序於故鄉。

## 再版自序

我的靈魂復活了，但我的墳墓仍舊存在着。我想把墳墓毀去，不也更好麼？我遂放下槍頭，去找我墳墓裏的殘骸，可是瞥眼就看見我的墓誌銘了。

啊啊，我仍迷戀着盤曲的山谷裏的墳墓麼？不，決不，我自從把招魂狂賦後，我已從落寞的斜陽荒塚之深處清醒過來了。只是這副殘骸，終久把他毀滅了纔好。

但是沒有過去的我，怎能得到今日的我！我雖不愛着墳墓，何忍把殘骸粉碎毀滅！就是要想毀滅也未見得會乾淨呢！這副殘骸，是受過生命的創痕，如果能够把我生命的創痕洗去，我又何樂而不爲啊！

由海濱沙灘上踏過來，一回頭又看見我的墳墓了。哦，是這麼樣的顯露嗎？唉，要是我沒有入過墳墓，還可保住我活潑潑的天真；一入過墳墓，多少有些灰色的氣象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試想，這沙灘上的足跡，不是我踏出來的嗎？我可能走路不着泥印嗎？啊，步後的泥印，都是我生命的痕跡！

過去的二十年光陰，都被我浪漫的生活輕輕地浪漫過！現在我的靈魂復活了，重新鑄成一具雄偉的骨格了！於是我把舊墳墓修改一下，并題墓表曰：

「願此後永遠不再入墳墓！」

一九二六，四，九，志浩序於黃埔軍官學校。

# 讀冬雪集後

勞遠

誰說那人生有爲？

人生嗎，實不如狗！

誰說那青春快樂？

青春嗎，已把我心打碎！

誰說那金錢有用？

金錢嗎，我終日爲牠奔忙！

誰說那禮教有方？

禮教嗎，我已被牠縛束！

誰說那朋友可靠？

朋友嗎，人心險惡！

誰說那兄弟可助？

兄弟嗎，幾遭命亡！

誰說那愛人可慰？

愛人嗎，是司毒矢的女巫！

誰說那妻子能諒？

妻子嗎，我也將做老牛！

唉，我觀我的周圍四遭，

無一不似惡魔的掌爪！

牠們只想撈我的心臟，

牠們何嘗爲我思商！

朋友，試觀那人間多麼悽慘！

朋友，試觀那人間多麼兇暴！

但人們仍不知道光明之道，

他們努力向黑暗奔跑。

朋友，我也經過多次的悽慘，

朋友，我也受過不少的兇暴，  
悽慘，兇暴，  
我早已因之心傷！

此後我不敢對人間有什麼希望！  
人生，青春，金錢，禮教；  
朋友，兄弟，愛人，妻子；  
那何異於人道騙人的殘酷兇光！

此後，我不但沒有什麼希望，  
且也不敢在人間久藏。  
我願變爲海鷗飛往海上，  
死後就在青白的水中深葬！

朋友呀，起來和我一同高翔！  
今天我們開始飛向東方，  
明天我們飛過長江，  
將來呀，我們自由地在海上來往！

## 讀冬雪集後

S H

萬籟之聲，  
皆出不平。

我讀冬雪集，深愛那最後一曲——革命  
之聲，真是被壓迫階級的喉舌，枷鎖  
鏢拷中痛苦呻吟的結晶。

朋友，你本是桃花源裏有情有色的桃花  
，却被朔風吹得骨冷神清，含着無數  
淚珠臨風潑潑！

頭腦清晰，思想純潔的朋友！

我們爲什麼棄了甜夢的青春樂園，走向  
這革命路徑？

我們爲什麼舍了失意迷途來到這恐怖生  
活裏死裏求生？

這個我們不能不感謝革除我們底怠惰的

嚴師——冷酷的環境，督策我們前進！

因此我們更明白萬惡社會裏祇有被壓迫階級譏肯奮鬥犧牲！

我們應當如何破喉聲嘶地喚醒他們，和他們努力疾進！

朋友，我們已站在革命的最前綫了，我們快彈我們的心琴，冲破他們黑暗的

夢境！

灑我們的血淚洗滌他們陳腐的腦筋！

吐出我們的浩氣，鎮懾一切噫人的醜類，教他絕跡寰瀛！

壘碎我們骨肉化作無量雪花，填平俱世

崎嶇，掩盡滿地醜腥！

從此，大地上，只見光明。

## 雪與詩人

志卿

在微醉的冷峻的詩人的心園裏，  
蓋住了雪白的雪花，  
滿腔的血和淚，  
點點在雪裏融化。

你悲哀的詩人啊！

你的心情，永永的抱恨着，  
你的歌詠，微微的婉轉着，  
你的冷酸底溫馨底詩音，  
片片在空中舞蹈。

你悲哀的詩人啊！

你瑩潔的白雪之花啊！

我禱你，你把那大地的污穢蓋住，  
你把那人心的嶮惡洗去，  
我禱你，我永永的禱着你。



## 讀冬雪集

覺吾

夜深人靜，孤燈依稀。暗淡的天空，映着模糊的月兒，發出微弱的光來。偶然間幾聲犬吠，驚破了這靜寂的世界。——不，世界何曾有靜寂，同學們鼾聲的睡聲，正環我四周而大作呢！

我開始讀志浩的冬雪了！

我由默然低吟而朗誦了！

我由恬然悄然而悽然了！

我由嗚咽啜泣而放聲了！

啊啊，人世間竟有這樣的事體麼？啊啊，這是志浩寫的麼？這是志浩的詩麼

？啊啊……！

一點一滴，

一滴一點，

是心窟中滾出來的鮮血，

是眼眶裏流出來的熱淚，

哦！我真不忍卒讀了！

一聲一聲，

一聲一聲，

我的心碎了！

——血淚何止染杜鵑！

我的淚乾了！我不願再看這使我淚乾的痛語了！我於是把冬雪亂翻，無腔的高唱，啊，多愁的我，偏偏翻着的都是增我愁悶的詩呀！

孤零的我尙踽踽獨行草馬路上，

不由的我心地感傷，

啊，亂草蒼茫，斜陽迷惘，

寓目人世間，

何處是我歸宿的家鄉？

江邊的桃花軟倒了。

她嬌眠在春風裏，

紅漾漾彷彿美人嬌醉。

我想探歸贈阿妹，

只恐半路萎了！

——春日在艸馬路上

我不覺翻來翻去，把這幾首詩讀了幾十遍。啊啊，我也有親愛的天真的妹妹，應是能安慰他多愁的哥哥的。我也有親愛的故鄉，有蒼翠的山環着，有琤琮的水流着。然而我是一個飄泊的人呀！況且我的故鄉，連年來盜匪猖獗，民不聊生，啊，我雖有親愛的故鄉，然而何處是我安靜的可以歸宿的故鄉呢？我親愛的妹妹呀！你能安慰你飄泊的哥哥麼？

「……………」

祖呀！

孫聲祖慣聽

爲何祖不應？

——□□□

啊啊，我又回憶到我自髮蒼蒼面上多紋的祖母了！我又回憶到愛我最深的祖母了！啊啊，我的祖母長眠在羣山環抱的故鄉，松濤是她長眠處的音樂，修竹是她長眠處的圍牆，祖母呀！『……龍是我的孝孫……』這是你生時對着金伯婆成伯母……等所說的話；『泰，你應當給他讀書，龍是可以培養的……』這是你將死時對着父親指着我說的話。祖母呀！你生時的言行，一一都湧現於我的腦際了！祖母呀！你有靈麼？你曉得你最親愛的孤兒，正在此間流淚——從枯涸的眼眶深

處滴出來的——麼？

『月影浸在水底

小魚爭來吞餌，

咬個一口空，

掉尾失蹤。

——失望

夜間的光陰，究竟容易消磨，鐘聲已經十一下了，只讀了冬雪的三分之一吧！

模糊的月兒，已被慘淡的黑雲所遮住，世界已在黑沈沈之中，犬吠聲也已斷絕，只有那江中一櫓一櫓的槳聲，和同學們鼾睡中的鼾聲，一陣陣的送進我的耳裏來。還有那依稀的孤燈，依舊對着我閃爍着，然而燈已滅了，裝出嗚咽的樣子來。啊，我的聲嘶了！我的淚盡了！啊啊，失望了！冬雪原來是使我流淚的呀！不願再看了，擲槳在棹旁。我於是恍惚地開始幻想了……！……！……！

一九二五，三，一七，於寧波。

# 答志浩

堅忍

讀君詩後，益爲感動。何物醜類，竟敢猖獗乃爾！恨彼狡童，良心何在？斯人之肉，不足食矣！然吾總歸罪於萬惡之社會，有以放縱之助長之也。

嗟乎！何君！凡有血性，誰不同憤？吾不勝爲世道人心之墮亡哭，更不勝爲國家社會之前途悲。

壯哉！何君！請速進！再進！加入火綫，與萬惡的社會搏戰！爲人羣而流血！以紅血而染人心！

嗚呼！人心未死，公理猶存，彼狡好味理喪良者，終必爲志士所切齒而爲羣衆所誅戮者也！

(一)

朋友，

你何懼於宇宙？

又何懼於人類？

宇宙本是黑暗，

人類多是醜類。

現在雖然黑暗，

天氣總會清朗的。

現在雖多醜類，

將來總會除滅的。

朋友，

黑霧雖瀰漫着四面，

祇要我們射出太陽般的赤輝來，就可以把他衝散的。

(二)

朋友！

你受凌辱，

你被欺詐，

你在那裏  
含冤的痛哭，  
切齒的憤恨，  
但是有誰呢肯爲你鳴不平呢？

朋友，  
你莫謂世人皆冷酷，  
還有人類中一員的我，  
和無數熱血的他們，  
都要替你同聲一哭，  
都要爲你復仇除惡！

(三)

朋友，  
你說他是你的仇人，  
不見得罷？  
也許是我們的仇人，  
是人類的公敵！  
朋友，  
社會上產生這種惡孽，

這是我們改造欠方！  
還須努力！  
還須積極的努力！  
洗去宇宙的污點，  
剷除人類的仇敵！

# 詩頭碎聲

——序志浩粵中吟

天 戈

讀志浩粵中吟，如泛棹於青山綠波，花香鳥語之間，心曠神怡，寵辱皆忘。  
讀志浩粵中吟，如聞秋風掃葉，冷雨敲窗，鐵馬悲鳴，嫠婦夜泣，淒涼哀感，  
，痛愁欲絕。

讀志浩粵中吟，如飲佳釀，如對美人，千斛不醉，醉而不知其醉，百盼不厭，  
，愈盼而愈覺其美。

讀志浩粵中吟，恍若置身於黃垣古刹，青巒紅魚間，眼前心頭，都覺清涼。  
讀志浩粵中吟，髮髯神遊清虛，似有而無，似無而有，似真而幻，似幻而真，  
，恍惚迷離，不可捉摸。

讀志浩粵中吟，如觀錢塘之潮，隴巖之瀑，磅礴洶湧，一瀉千里，紆迴曲折，  
，萬頃蕩漾。

讀志浩粵中吟，婉若梵鐘幽聲，從月光深林中隱約送出，若近若遠，若斷若  
續。

讀志浩粵中吟，彷彿綠窗絮語，簾底畫眉，無限情意，阿郎魂消。  
讀志浩粵中吟，如看佛經，字裏行間，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讀志浩粵中吟，如讀陳琳檄，石虔文，瘖者已，瘋者愈。

讀志浩粵中吟，如單錕匹騎，橫行於百萬軍中，聲威所至，當之辟易。

讀志浩粵中吟，字字鮮紅，句句血腥，知其一點一畫，無不從心竄中流出也。

讀志浩粵中吟，有紅樓之纏綿，而紅樓不及其莊；等西廂之香艷，而西廂不及其正；同俠傳之雄壯，而俠傳不若其大；具楚辭之憂憤，而楚辭不若其柔；是則謂志浩之詩，髣髴合楚辭俠傳西廂紅樓而成之也，又烏乎不可？雖然，志浩粵中吟環境迫之而作也，心潮衝動而作也，言外寓言，意中寄意，豈可以吟風弄月，等閒視之哉？人謂摩詰之詩，詩裏有畫，予謂志浩之詩，詩裏有畫，畫裏有聲，聲裏有色，鑿山鑄鐵，舞雪剋風，心之所至，筆之所到，非才人無此詩，非國士無此氣，壯哉志浩！快哉志浩！行見一字一句，將融化於普天下人心之中，變為無量之肥料，結成無量數主義之花。



# 徐 序

徐 雉

我從十九歲起，便從事於詩的戎馬生活。從我到了廣州之後，我的生活大變了。軍隊中工作的忙碌和緊張，便把我詩人的花冠摘去，筆底下的詩歌盡變成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悲壯的口號。一身戎裝，只手上少了一枝槍；若是我舊日的詩侶歌朋見了我這樣雄糾糾的樣子呀，必將疑我是傀儡登場。

昨天我接到志浩的近作粵中吟詩集，我仔細的讀了一篇，不禁悵觸起我無限的心緒，與前塵往事的追憶和留戀，不禁使我重溫過去詩的浪漫生活的舊夢。彷彿一個老戰士瞥見一隊躍馬橫槍的騎兵從街上馳過，便追想起他以前所歷次經過的許多戰役一樣。可惜這個老戰士已有撫髀長嘆之感，他以後恐不能再在詩的沙場上馳騁，他想不出一首恰當的詩來描寫他此時寂寞淒涼的心懷與思念家鄉的情緒。

但是這本粵中吟却是和普通吟花咏月的詩不同的，牠是適應時代與環境的革命文學。牠不僅引起我對於過去的留戀，牠也將給我以未來的希望；牠將在我的舊皮囊裏灌進些新酒，牠將在我舊的血管裏注入些新的生命和新的精神。

志浩是寧波人，他是我的好友，又是我的同鄉。我們雖在去年秋季纔相識，但我們早已在各種文學刊物上知道彼此的名字。去年秋季，我在寧波青年會擔任

英文講席，那時他已知道我在寧波，但不知道我在青年會。他到處向人詢問我的住址，後來他問到青年會，那位幹事先生說：徐雉就在我們這裏呀！那天我雖和他初次相識，却是一見如故，不久便成爲知己了。志浩爲人誠實篤厚，富於感情，所以他的詩情緒熱烈，一如其人，且慷慨悲歌，頗有燕趙之餘風。吾知他他日必爲中國文壇生色，志浩勉乎哉！

志浩來信囑我爲他的近作粵中吟詩集作一篇序文，但我久已不研究文學，自知一定做不好，而我又不忍拂他之意，只好把我讀了他這本詩集後所發生之感想，拉雜書之以當序文，不知志浩以爲如何？

一九二六，一六，徐雉序於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

## 自序

過去的二十年光陰，全都埋葬在浪漫的生活裏。所以我過去的屍骸，只配填諸溝壑，或者把我藏過醜惡思想的髑髏，粉碎毀滅，免得受人笑罵這是無志氣青年的賤骨頭。

可是我現在已從枯燥無聊的嘆聲中起來了，從夢寐恍惚中起來了，從斜陽荒塚之深處清醒過來了，從消極頹廢的人生觀上覺悟過來了！

不爲詩人，  
願爲壯士，

我要武裝革命去了！去以男兒之血灑上主義之花！

我本是一個工人，我要在鎚兒上打出自由。現在又做了軍人了，我要在鎗頭上奪得自由。我雖然不再吟風弄月，無如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蕩之時，不能不高歌革命。我是信仰總理者，可惜這造福人類的人不能長存，總讓全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衆的痛哭，也哭不醒這最偉大的墓裏人。我要是總理的信徒，便應該栽培着主義之花，播種着革命之種，廣植民衆的心田裏。

黃花滿地，  
碧血漲江，

先烈偉蹟，如山之巍峨，如水之浩蕩。惠州一役，赤血染城牆，積屍滿河渠，這都是革命健兒，殲身成仁的志士。你看，黃埔平崗，烈士墓旁，高揚着青天白日旗，默默和斜陽細訴革命的歷史。彼墓中人將近聽中國民族之解放，遠觀世界革命之成功。

我啊，東方被壓迫的青年，武裝革命的詩人。我將高歌革命，叫澈人心。我願變爲海鷗，飛向天之涯，地之角，海之濱，山之頂，奮興地突出眼珠鼓翅吐吞地唱，寧使精疲力竭氣咽聲嘶呻吟近死境。

徐維說我的詩富於燕趙慷慨悲歌之氣，我也值得詩人的贊許麼？這是何等榮幸啊！我是有血性的青年，所以我的詩雄直而壯氣了。但知我者，深表同情，不知我者，以爲粵中吟也不過一些靡靡之音。讀者，我留着最後一頁，請你們明白告訴我。

一五，三，一二，志浩序於黃埔。

# 讀何君志浩的一

## 首粵中吟有感

K  
W

是深谷中流泉的幽咽？

是狂風中怒濤的驚吼？

是二千年來禮教縛束的反應？

是愛倫凱學說的動人？

還是如你所說喜學安徒生？

志浩！這可是真？這可是真？

風起浪湧，春至草生，

苦井不生波，殘冬草木零；

真情能引起實感，幻象由實感而生；

志浩！你這『難言的隱痛』『無邊的感覺』，

可有極的真境？可有牠的真境？

志浩！或許是有她吧！你要這樣的吟：

她愛你，你別她；

既別她，你思她；

你思她，你憐她；

這『痛』與『感』可不是『憐』與『思』的反映？可不是『憐』與『思』的反映？

志浩！讀了你的粵中吟，

引起我一幅幅可與你對照的夢境；

想寫了恐寫不盡；

想不寫，恐不得多讀你的粵中吟；

橫豎是夢境了，讀也能，寫也能——

終免不得都是『假』，

現在——

我又何苦——我也不忍再為此來費寶貴

的光陰了，  
還了你的詩，也拋了我的筆；  
——這是現在環境所戰勝的一幕，  
志浩！你可知是我的痛苦，還是富有  
趣情？

讀了你的詩，  
却引我深深的同情，  
復現我隱隱的夢境，——  
我好像是與你同病，  
這其中的緣由，  
我不知，你可明？……

一九二六，三，一七，

於黃埔軍校。

## 革命者底態度兼

### 贈志浩

K W

病人情人與狂人，  
想入非非莫與同：

我想——

爲人類爭自由求平等而革命的人，  
他是狂人，他是情人，他也是病人；

他要有救人類的心理，

像病人渴望記病醫好一樣；

他要有真情摯意，信奉主義，

像情人以全個生命待他的愛人一樣；

他更要希望羣衆瞭解他的主義向羣衆宣  
傳，

不顧艱難，不計成敗，  
冒險疾進，努力不已，  
被人視爲像狂人一樣；

總理曾目爲『神經瘋癲』，  
而總理呀！

則更將民族的病源完全暴露；

志浩！你的詩呢！——

可不是也有『幽咽』，有『狂吼』，而  
又有『真情』？

一九二六，四，二，

於黃埔軍校。

## 讀粵中吟引起我

### 同病之淚

S  
Y

(一)

嫩弱的小羊，

遺留於海角天涯之東，

口口聲聲，

唱他煩悶之歌！

歌聲悠揚，

悽慘，悲哀，

散滿在空間。

一陣冷風，

驚醒了熟睡之牧童；

牧童起來了。

牧來驚營地起來，  
雙手搥着小羊，  
哀哀地在歌聲中悲吟，  
與小羊相應和。

(二)

縷縷的歌聲，  
激動了自然之神，  
一會兒，  
風也怒號，  
海也狂嘯，  
山上艸木  
也被海風吹凋了，  
小羊呀！  
跑！——跑！——跑！

小羊回頭高叫，  
朋友！你向那……？

小羊！你不見前面底槍林？

槍林是我們的出路！

小羊！你不見前面的彈雨？

彈雨是我們的出路！

小羊啊！時間不早了，

趕快——

跑！——跑！——跑！

一九二六，四，五，

于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 贈志浩兄

S  
Y

你是血性的青年！

你是血性的青年！

你有赤色的心腸，

你有中山先生的精神，

爲人類求自由平等。

你過不慣宗法封建社會的習慣，

你看不慣帝國主義，軍閥，土豪，買辦

的苟且。

志浩！

你來！你來！

你來改造一切的一切。

你是血性的青年！

你是血性的青年！

你有瀟灑的熱血和革命的決心！

志浩！

你快前進！前進！前進！

你有人類的感情！

你有慈愛的心靈！

你望見前面的光明，

你欲打破一切黑暗的牢籠，

放出人羣可憐的人們。

志浩！

努力前進！前進！前進！

志浩！

你莫管惡劣的環境——

生命的安定，

你只向光明的所在，

努力前進！前進！前進！

一九二六，四，五，

於黃琦學校十四教室。

## 贈志浩

徐 雉

我不如志浩！我不如志浩！  
我的詩充塞着奏越靡靡之音，  
他的，却富於燕趙慷慨悲歌之氣。  
我不如志浩！我不如志浩！

我說，遠不如志浩。  
我乃人類的寄生蟲，  
不勞而護的幸運兒，  
日披錦衣囊萬錢，騎駿馬，  
在喧鬧繁盛的大街上馳騁；  
而志浩却是個手足胼胝  
能自食其力的神聖的勞工。  
所以，我不如志浩，我遠不如志浩！

我更說得響一些，  
我遠不如志浩！  
我年來日沉湎於戀愛之酒中，  
衆醒獨醉，頹喪不振；  
然而志浩則如何？  
他左手握着三民主義的信條，  
右手提着一把光亮的刀，  
睜着兩眼，大聲疾呼對四周的人說！  
『請你們接受我們的主義，  
在同一的革命的旗幟下奮鬥，  
但讓那把鋼刀去飲敵人的血！』  
到底我不如志浩遠甚！  
真的，我不如志浩！  
但是，現在，志浩，  
我決心接受你們的贈品——主義，  
但也請你把你的鋼刀給我。  
在未動手廝殺我們的敵人之前，

我要先把我自己殺掉。

將我的髑髏和屍骸投入銅爐中，  
讓那熊熊的烈火把我燒掉。

更從那微溫的餘燼中，

重新吹起生命之氣，

再生一個我來，

再生一個像志浩那樣，

奮發有為富於革命精神的我來！

## 贈志浩

——十月二十八日夜宿志浩

齋中作此以贈 玄冰

天地閉，英賢隱，

兵火倉皇，風鶴聲中聞急警。

滿地江湖行不得，

天涯游子正落魄，

風塵滿面我歸鄉，

衣塵未浣垢生機。

啊，歸來！歸來！

我從慘霧迷漫的人海歸來。

受盡人間的冷訕暗笑，

無地容身，無人憐惜。

何幸在這淒慘風月的秋夜，

得和你剖腹深談。

我交過許多朋友，  
有幾個像你樣的深知心腹，另垂青眼？

夜宿齋中，

茶枯燈淡月溶溶。

一夕深談，

便留下他日的印象，

深印在心幕，疊疊重重。

朋友啊！

你是個純熱奮躍的青年，

你是個自強不息的英年。

你的希望比雲鷗更寥闊，

你的精神比海鷗更灑脫。

你的毅力啊！

你的毅力到了終極可以填海移山。

你的熱忱啊！

你的熱忱加在他人可以消渴忘餐。

朋友哪！

這不是我的虛譽我的妄誕，

是發出在我真純的心坎。

朋友啊！

我呢？

自從青春的樂園被煩悶的魔鬼破毀以後

，我已厭住人間了。

我嘗够了人間世上的苦辣酸鹹，

廿餘年的身世是那樣的淒涼慘淡，到今

日只形成個心灰意懶，垂頭喪氣實難

堪。

朋友啊！

讓你努力自勉啊——你的前途無限！

我呢，我已厭住人間，

    悔落人間；

    我已厭住人間，

    悔落人間。

我的心湖裏帶結着一朶青春之花，  
鮮紅嬌麗，光明燦爛，  
今宵便在那含笑的花之前，  
誠誠懇懇專誠的奉獻於你。  
我的淚湖裏醞釀着一杯青春之酒，  
濃醇芬郁，微帶着一些酸澀，  
今宵也想在含淚苦笑中奉獻與你。  
朋友哪！  
請你嗅嗅我青春之花，  
請你嘗嘗我青春之酒。

## 送志浩同志從戎

歌

竹屏

(二)

勉哉勉哉同志，  
奮勇赴征途！  
改造旄鷄河山，  
上前莫遲誤！  
長虹雖有萬丈，  
挂天僅如弩。  
男兒凌霄壯氣，  
詎肯與比伍？  
勉哉勉哉同志，  
追隨中山步。  
實行三民主義，  
強國禦外侮！

(二)

勉哉勉哉同志，  
前往莫回願！  
依依兒女柔情，  
英雄何須訴？  
今宵臨歧話別，  
琴歌聲飛舞。  
他年革命成功，  
握手傾積愫！  
勉哉勉哉同志，  
相親更相助。  
同德同氣同心，  
莫遣韶光誤！  
一九二五，一二，三，於甯波。

送志浩赴粵紀念

鴻一濤

朔風捲盡籬邊菊，  
數點梅花綻金粟。  
陽關留別情依依，  
慷慨一歌從軍曲。  
國如破巢卵險危，  
大廈傾覆在燃眉，  
滔滔狂瀾中流柱，  
不屬青年更屬誰！  
強隣虎視窺殘局，  
咄咄野心何殘酷！  
陰謀思得漁翁利，  
鼓煽同胞相荼毒。  
君不見五卅慘案赤血流，  
而今白骨委荒邱？

又不見三韓印度相繼仆，  
視同奴隸奪自由？

壯哉同志攘臂起，

投筆從戎作奇士！

萬里破浪乘雄風，

一聲長嘯驚天水。

慚愧君去我獨留，

悵望天涯思悠悠！

天涯雖遠寸心合，

誓成革命方罷休！

軍校韶光如轉瞬，

努力前進復前進！

他日功竣重叙首，

握手言歡訴離訊。

## 題志浩小照

天 戈

峨冠博帶易軍裝，

磊落雄心傲上蒼！

蓮座吐花三寸舌，

黃龍撲賊一枝鎗，

忍看黔首仰天泣！！

那許山河遍地瘡！

整頓乾坤千古業，

願隨驥尾分君忙。

日 月 文 學 社 叢 書

- |              |              |
|--------------|--------------|
| 第一種……夏雨集(詩歌) | 毛明山著         |
| 第二種……冬雪集(詩歌) | 何志浩著         |
| 第三種……秋雲集(詩歌) | 王玄冰著         |
| 第四種……粵中吟(詩歌) | 何志浩著         |
| 第五種……紅花集(小說) | 娟紅女士著        |
| 第六種……落花集(小說) | 娟紅女士著        |
| 第七種……招魂(詩歌)  | 何志浩著         |
| 第八種……殘夢(小說)  | 王玄冰著         |
| 第九種……心弦(小說)  | 何志浩著<br>陳理合著 |



# 魂 招

著 浩 志 何

角三洋大本每

印翻准不

書叢社學文月日

版出月一十年七十

會員委事軍府政民國

印所刷印平北

#.52

212243

212243

4

7

1

41

14 C